



佛說須賴經

一名叉須賴
此云善順

曹魏西域沙門白延於洛陽白馬寺譯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佛說須賴經

一名又須賴
此云善順

衣九

曹魏西域沙門白延於洛陽白馬寺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及五千菩薩俱爾
時舍衛城中有極貧者名曰須賴得堅固志
不可轉移信佛法衆身歸三尊奉持淨戒修
行十善有四等心救濟不倦內性清淨苦樂
無二至意求佛無上大道思惟所行晝夜誦
習以善方便導利人物安貧自守以法爲樂
於是天帝釋以天眼見須賴功德殊妙所聞
不惑博覽衆經無有邪行坐起安詳行止卧
覺不失儀法少欲易足不貪利養質直善說
言信不華齋戒省約食節衣管樹葉爲器茅
草爲席不畜遺餘無所藏積國王人民莫不
敬愛常以晝夜各三詣佛諮受法言佛知其

意輒與相見須賴每詣佛時無數百人常從
與俱其所遊至卧起經行人營護天帝釋
自念言是仁者戒行純備恐子將奪我處當
下試知審求何道釋便化作數人楚罵須賴
言無忌諱又以石擲捶杖加之於須賴須賴
忍力慈仁不瞋不怨釋便化作數人謂須賴
言仁實見枉我謂爲鄉熟之何如須賴答言
子所謀者非善法也正使彼人刀割我身尚
無恨意況但撻罵所以者何夫罪福有二果
種福者生天上爲罪者墮惡道是故不當恨
何況欲害彼於是須賴即說偈言

夫以種惡哉 故生墮罪類 若其種善本
後必望福果 覺惡以諦觀 當持慧分別
惡哉非善本 種德無惡果 守三能無惡
身口意常善 上人忍無怨 智者受不犯

本九

二之一

除三以清淨 身口意無瑕 勸行福德者
得願必常安

化人不能使國貧須賴有微言意於是乃退
天帝釋復以金銀置其前使化人謂須賴言
仁者取是寶可用恣意布施作福亦可好衣
美食貧何可堪須賴言自我宿行不善亦當
受斯貧苦以貪寶妄取後困必甚化人言且
自歡娛快意終身安知後事須賴答言此非
慧語或於一身不有遠慮後受大罪智者所
畏貪得多藏取非其有罪與盜等智者所恥
愛身計壽自保不死犯不與取智者不爲夫
智者計身命無有常萬物非我有所貴唯道
故無貪諍守善而已又說偈言

本九

二之二

藏寶至千億 不施死時悔 智者謂是貧
宜識此至言 節食不著味 誠信而好施

有慧慮爲富 佛說是常安 能止不爲惡
守道中外清 無戒而自嚴 已犯斯非賢
當受明爲師 勿用愚所譽 愚譽牽入冥
師明益近淨

化人不能使須賴有貪意即退云天帝釋復
化持真珠價直數億詣須賴言我與人諍訟
事聞國王竊引仁者爲證願以此珠相上幸
助一言須賴答言用爲說此是我所畏終不
取欺所以者何妄言者先爲自欺次爲欺天
亦爲欺法令其口臭言不見用多被誹謗心

永九

三

恒憔悴天所不念身色變福德消善名廢彼
爲上世聖賢所撓欺失德本而生衆惡塞善
之路自投邪冥是爲後世招致殃罪又說偈
言

種欺生惡果 自致口常臭 都已忘前言

入邪無正道 自欺亦欺天 欺法是自然
常爲衆所疑 欺詐何益人 欺爲衆惡本
自絕善行業 是故致痛聚 妄言何益人
設以滿天下 金銀珠相與 至守法戒者
何時爲寶欺

化人不能使須賴妄語即時退去天帝釋還
語夫人言汝試將我妓女與數琴般遮翼婦
俱見須賴共轉其意壞其清行知有淫無天
后受教即從妓女夜安靜時到須賴所住虛
空中作靡麗之辭言仁者且起天使我曹來
侍左右我曹形容既好衣裳鮮明瓔珞珠寶
服梅檀香不老不少適在上時端正皎潔可
不瞻視卿福所致故來相事須賴仰頭答言
若曹盡是地獄畜生餓鬼所愛非彼天人士
智所樂我見若曹所有如夢色像香實如海

泡沫我見若形骨幹肉塗血澆筋纏革裹皮
覆以蔽汗霑譬如工師幻人目耳汝曹上時
我見無常當就壞敗爲分離法罪福我已覺
無毛髮之愛念若曹實壞人善心不能成立
人意但汙淨行若曹即連臭腐習欲無樂坐
致苦痛自誤墮冥入三惡道欲非善本鬪訟
恐患顛倒濁亂皆從欲起癡狂致災坐彼形
殘外集內熱不見福果以亡人本種畜生類
後爲牛馬騾驢駝犬彘鷄鵝皆欲所致違
遠聖賢亡失信戒聞施慧道隨欲一念不顧
後世是欲常壞求道之意何況其餘即說偈
言

欲汙爲臭腐 獨痛遠安樂 自擲餓鬼罪
無慮常附惡 無便爲亂本 遠法去就誤
不慮致顛倒 欲盛癡益置 貪憎失善意

邪念常恐驚 內憂如外惱 坐欲亡信根
已爲不善本 如飢食人肝 居衰事邪神
爲欲如癡狂 淫爲牛羊猪 驢馬象駱駝
長受獸形苦 是故慧捨欲 棄信戒聞德
遠自投惡道 爲淫人癡網 遠女常疾脫
如汝好形輩 滿此閻浮利 一心住如山
天神安能傾 時天后及妓女不能使貧須賴有淫意即還
天官爲天帝釋說偈言
子學深見諦 說知女態慝 已捨色無欲
無瘡不受毒
於是天帝益怖衣毛爲賢念是仁者戒淨不
邪必奪我處便自下詣須賴說偈問言
須賴欲求何 戒淨健乃爾 願說望帝王
日月釋梵耶

衣九

五

於是須賴答釋偈言

帝王日月天 釋梵雖爲尊 無常皆如幻

未脫彼何明 所欲樂不生 無有老死患

憎愛怨苦際 願度三界人

天帝意解欣然大悅即說偈讚須賴言

善哉愍世間 疾解得如願 當除三世垢

天人必蒙恩

於是須賴經行舍衛城市便於市中得先劫
寶價當是世即以手持而舉聲言今是舍衛
國有極貧者吾以此寶而惠與之爾時國內
有故長者乃昔富賈合數千人應機悉走到
須賴前各自陳言我等困窮惟見矜濟又有
極貧無數之輩亦皆馳至從乞求寶須賴答
言諸賢不貧今是城中有貧極者吾以此寶
當往與之衆人問言觀此城中誰極貧乎須

賴答言王波斯匿國之最貧衆人言勿宣是
語帝王何常而有貧者度王宮藏珍琦不可
訾計須賴以偈答衆人言

雖多積財寶 欲得求無厭 如水晝夜流

是輩猶爲貧 貪增不念苦 邪行意不慚

從此到彼世 是爲極貧困

於是須賴與大衆人民俱到王宮門時王波
斯匿在正殿適收五百餘長者皆當有罪王
欲使多出財寶以贖其罪傍臣白王須賴在
外王即請與相見須賴入謂王言我往日經
行舍衛城市得此明月珠意欲與貧者觀省
此國之極貧者莫甚於王願大王受是寶王
聞其言有慚愧色答言須賴我貧孰與卿同
須賴言王貧甚於我王言願說其意須賴於
大衆前爲王說偈言

夫財日夕貪無厭 爲君造害後燒痛
自保不死不惟後 是謂極貧無法行
常有慈心不懈慢 遠色近賢而知足
不好多求不畜積 是生爲智無怨惡
居位捨正而爲非 以財恐民施刑法
在安忘危快所欲 欺人死困悔無及
直信清淨識者強 節如知止聞不忘
常知不恐樂在行 是謂不貧聖所稱
夫已富貴不念施 謂命可常壞在今
貪濁迷惑如醉象 意塞不覺是謂貧
信佛法衆行恭敬 恕已安人善教誨
不愚不恚不放恣 以法自御爲常富
火燒草木不知足 衆流歸海無滿息
日月不疲照四域 貪至老死不厭欲
火雖盛熱不久然 富貴無常如浮雲

故慧不願天及王 慧意燒惡無復烟
王波斯匿謂須賴言誰當證明我貧仁富須
賴答言大王亦聞世有如來至真等正覺明
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
號佛世尊所見已諦能現證要今者不遠近
在祇樹給孤獨園王曰我已厚祿得見此尊
須賴言是聖師可以爲證王曰願請佛來如
佛所斷當以爲正於是須賴即說偈言
佛慧悉遍見 不須大王請 今我意所念
已見必哀來 神通聖無漏 世作後所受
佛無不定智 必來王莫疑 常等無憎愛
愍傷人非人 雖遠在他方 但念其法言
我願大王信 佛爲慈悲主 於是至意念
世雄來不久 預出香華寶 珠璣繒蓋幡
衆妓調五音 供佛當鮮明

須賴即叉手偏袒右肩下兩膝跪伏地遙向
佛說偈言

佛悉知人意 照見諸至誠 願稱聽至意
現神住我前

於是地即大動佛與五百比丘二百菩薩化
從地中出王殿上釋梵四天王無數百千天
悉從佛而來王及吏民見佛現神莫不悚然
加敬稽首佛足若干千人從敬發意願爲菩
薩於是國貧須賴前禮佛足却住白佛言我
行此城中得明月金珠價直一閻浮利念欲
與貧者觀省是國獨王極貧所以者何貪欲
無厭賦斂不息燒惱不息一國民爲疲極迫
強役羸中傷至直下有勞擾上爲欲縛不念
非常不順正治是故我獻此明月珠不肯受
反詰我以貧富之證是故願見如來無不開

導無所不護析疑除垢願解此義佛言富哉
須賴言語至誠大王勿疑王曰唯然世尊以
正真之言啓發蒙冥佛以善權方便將護王
意現其義言王且諦聽亦有因緣計王所富
須賴無有亦有要義計須賴富王不能及所
謂王之富者計有國財金銀璧玉水精瑠璃
眞珠珊瑚碑礪碼碯象馬宮殿所有饒裕治
得自在此王之富須賴無有當計須賴道德
正相布施戒具忍力精進慧不放逸善行有
叙慈悲喜護愛敬三寶學深意淨直信慚愧
亡財滿具是須賴富王不能及正使大王所
部國界人民悉富如釋摩男合此人財以比
須賴道德之富百分千分巨億萬分計所不
能及是不可以譬喻爲比王言善哉善哉如
世尊言我已有福我國界中乃有持法上富

之人佛言然亦多有真人在王界內於時王波斯匿起住佛前讚須賴言

我尊仁與佛 由仁我綺雅 願以國相上
自今仁爲師 久已憍慢戒 坐國遠正法
今聞須賴語 願詳修梵行 用貪財利故

怨五百人繫 今赦貪無益 念仁恩難忘
於是五百繫人聞王赦其罪皆念須賴恩歎
非常苦得無欲意悉起禮佛又禮須賴王意
歡喜重讚言

仁富我實貧 須賴言妙真 今下令國中
不得言仁貧 永九

國人聞王令後皆稱須賴爲富無復貧名須
賴起正衣服右膝著地叉手白佛言今是大
衆集會善哉世尊願說法語使此衆人不空
見佛佛言善哉聽我所說善思念之有四法

族姓子爲見佛何等四爲信爲樂爲悅爲敬
是爲四復有四法可得見佛何等四已見佛
色像便起道意自願後世得身如是以至意
思念佛言常至誠已悲哀諸人物意不復動
已樂所履行不斷三寶是爲四復有四法爲
覺意何等四謂色痛想行識無所視所見轉
空所想即知是爲四復有四法見佛向淨何
等四不計彼我爲內外除不計常在爲除壽
命不計斷滅爲捨習行以佛眼見覺常眠意
是爲四復有四法見佛向淨何等四一切法
無所取以正定爲淨行已學成無上智善權
見淨脫是爲四族姓子族姓女已見如來爲
向清淨佛說是時七百比丘意解無漏坐中
菩薩皆得不起法忍無數千人皆立德本佛
說經已便從座起與諸弟子及諸菩薩現神

飛去如鳳凰王還到祇樹給孤獨園於是王波斯匿謂須賴言仁者欲詣佛時願相告勅身欲隨往須賴言亦願大王勅諸後官太子官屬并國吏民不詣佛者使有司記其罪所以者何菩薩不但憂身憂人非人菩薩在大衆中威神倍好王言願聞菩薩將從大衆爲之奈何須賴答言一切衆生菩薩皆能合會以爲從者謂以布施衆人樂從能轉慳者使好布施菩薩持戒衆人樂從化諸不信令信罪福菩薩忍辱衆人樂從化諸瞋恚令無結恨菩薩精進衆人樂從化諸無勢令建精進菩薩行禪衆人樂從化諸亂意令守一心菩薩智慧衆人樂從化諸愚癡令得正智菩薩行慈衆人樂從化諸不仁使有慈心菩薩行悲衆人樂從入生死苦不厭正行菩薩行喜

衆人樂從化憂迷者能使樂法菩薩行護衆人樂從安慰勸助使人入法如是大王德行非一又有四事爲善受人一曰護衆生不違捨二曰種德本行清淨三曰擇好願令佛國無三毒四曰空不願無思想出諸魔網所拘制菩薩常行柔軟化諸剛強不忘大乘樂居山澤不以毀斷先世福德善本日增普修衆行周滿道法三十七品菩薩以是合取人民王波斯匿欣然大悅善心生焉王身所著綵衣價直千萬以上須賴須賴不受言大王意悅與受何異王意不樂須賴復言我自有管衣著之甚悅當用是憂衣爲王曰何故須賴答言我有時脫衣掛樹捨行一日或至七日無貪取者我亦無惜意不顧望此衣菩薩常服如此輩衣既自無著意又使彼不貪王曰

願仁愍念足行衣上使我長夜得福無量須
賴稱王意爲蹈衣上王曰此衣以屬須賴吾
將安置須賴答言大王宜視此國中形露不
蔽者可以衣與之王即勅左右持此衣出賜
諸貧窮人諸貧窮人共得王綵衣皆歡喜念
須賴當何以報其恩須賴至意以佛威神空
中有聲而說偈言

不以香華寶 甘快諸美食 欲報此慈恩
但當起道意 至人不貪貴 不樂諸奇異
欲報當求佛 大乘四等意

於是須賴以日昃時與大眾人王亦與後宮
一切官屬吏民俱行詣佛是時舍衛清信士
清信女合十億衆及得賜綵衣貧民聞須賴
當到佛所皆悉從行時天帝釋下從舍衛來
至祇樹於中間化作大殿如忉利天宮化作

七寶樹於樹下爲佛設師子座方圓自副以
若干種繒敷其上令萬二千妓女羅住其邊
作百種音樂以爲供養佛佛知大眾具至即
起到大殿坐天師子座佛身放光明照天地
空中散華其墮如雨天帝釋告子言拘或吾
爲佛設座汝可爲諸菩薩真人作座太子即
化作六萬餘座悉嚴好以天五綵之氎已說
偈言

真人諸菩薩 願來坐此座 是化天所樂
常願會佛前

諸菩薩大弟子坐已定時般遮翼天勅其天
人乎調五百餘琴令音調好進歌佛須賴來
者必有尊天俱至我曹當退即時調諸意如
歌頌言

智行過百劫 智盛施無量 智戒攝身口

永九

十二

當禮無上聖 人忍無所犯 精進人力強

仁開定慧門 當禮三界雄 明斷淫怒癡

已盡滅無瑕 自得復授彼 當禮天人師

慧觀除三愛 不貪世間榮 恬惓無憂畏

當禮是法王 魔天進三女 道意不爲傾

無著不可汙 當禮是至清 奇相三十二

衆好自嚴身 八聲無不聞 當禮天中天

行地印文現 無畏威遠震 齒齊眉間迴

當禮釋中神 我讚十力王 檀獨歡喜誠

自歸佛得福 願後如世尊

爾時須賴從大衆人民亦若干千人俱到
佛所皆禮佛足各坐一面王波斯匿與其所
從前禮佛足却住一面於是王手自取牀謂
須賴言願仁坐此座諸天衆中未見須賴者
念是貧人有何功德而見敬乃如此釋知諸

天意言諸依福者不宜輕是人所以者何我

可爲證是人守戒奉法難及且待須臾方見

其德須賴欲使諸天意解即白佛言唯願世

尊解說菩薩得威神見敬至於無上正真之

道是時佛放身光焰著須賴其形狀踰於天

帝百千倍天意皆悅知非凡人悉已天華散

其上佛告須賴菩薩在貴不以憍慢現若卑

賤能使衆人不貪富貴亦無恨貧是爲淨德

其在豪貴能率餘人興布施意在智現愚能

使愚人疾解智慧是爲淨德已能制意如汝

須賴示現極貧守戒如法爲諸梵志居士衆

人所敬是爲清淨知善方便賢者阿難白佛

言須賴學來久如佛告阿難其學甚久已事

若干億百千佛現得三忍博達衆智順行諸

善自見貧鄙意淨如是阿難言今寧有人願

求佛者佛言欲天七千色天萬二千世人數
千皆發無上正真道意阿難復問須賴久如
當成爲佛佛號爲何國土何類佛爲阿難說
此偈言

阿難聽我說 須賴初發意 護人無仇意

德廣常大施 從始起意來 其數難縷陳

供養佛無厭 奉法守不忘 學六度無極

進道樂久長 梵行未曾漏 守法慧不傾

所行志念具 覺對立道地 已度衆邪網

性善覺內事 已捨世八事 利衰毀譽意

一切等心視 如空無罣礙 愛法行無倦

守忍慈爲常 愛人如愛己 棄身安羣生

愛習悉教彼 念熟說義實 覺意不離法

解空導二脫 三忍具無念 學法知可行

所至必開導 一切蒙其恩 所在國邑興

輒往到其方 宣化如佛意 遍教諸天人

我般泥曰後 末時須賴終 生東可樂國

阿閼所山方 餘三阿僧祇 行滿大願成

得佛除世邪 安隱度十方 自然爲神將

號曰世尊王 始如阿閼佛 所度無有量

世名德化成 惡滅善義興 佛住千萬歲

衆僧不可稱 彼願羅漢少 求佛者甚衆

時人力神足 精進福行明 其世五音聲

佛說法遍聞 無有壞善魔 正信脫邪患

至佛滅度後 八萬四千人 上法興照世

令行無訟意 須賴所教化 多願摩訶衍

悉會生其世 不數已度人

佛拜須賴時 坐中天人鬼龍各以好衣奉上

須賴歡樂之聲聞于三千億百千人皆來禮

之佛爲廣說若干法要解三乘行王波斯匿

避坐叉手住白佛言我以貪濁爲國財醉憍貴自恣作危殆行得須賴妙言乃自知最爲貧今欲捨家國付太子受世尊戒身爲佛比丘僧守園給使現在財寶爲三分一分奉佛弟子三分施國人民三分留爲官儲得蒙佛

恩現身財寶不復貪樂一切是福皆施衆生願得無上正真道意時坐中五百長者居士五百梵志五百小臣聞王誓願如師子吼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一切捨欲以家之信離家爲道欲作沙門除中三百人其餘佛悉以爲

卷九

十五

沙門於是須賴退坐叉手白佛言已亦願從聖師子十方諸現在佛求哀作沙門須賴慧力亦如來所成便入三昧一切十方諸現在佛皆與其比丘僧俱現須賴即起稽首禮十方佛便爲沙門復求哀言願諸世尊哀聽受

我使得成立十方諸佛及釋迦文皆伸右臂摩須賴頂諸佛臂各自現不相障是時光明照三千世界天雨衆華賢者須賴自然法衣在身被服正齊威儀安庠當須賴得拜時五百比丘漏盡意解無餘縛結千菩薩得信忍佛告阿難受是記拜經奉持之當爲衆人布說其義所以者何末世人多在邪信網吾以是故於中作佛化其惡意使見正道令如須賴從信入慧我於世間周遍說法一人不度我終不捨是故阿難當傳此法令人信樂終日習聞使意開解當從是如得要佛說經已皆歡喜須賴比丘諸比丘僧天帝釋及王波斯匿天人阿須輪莫不樂聞

佛說須賴經

音釋

菅 古閉切 就 楚七切 遂 也 罵 捶杖 主
 藥 切 杖 直 兩 切 搥 過 擊 也 瓜 切 筋 纏 切 骨 舉 欣
 也 纏 直 連 之 杖 也 搥 擊 也 瓜 切 筋 纏 切 骨 舉 欣
 切 也 連 之 杖 也 搥 擊 也 瓜 切 筋 纏 切 骨 舉 欣
 馳 徒 何 切 駱 駝 各 切 駱 駝 各 切 駱 駝 各 切
 名 力 能 負 千 斤 獸 豕 也 切 也 駱 駝 各 切 駱 駝 各 切
 徒 結 切 日 疊 毛 徒 劫 切 細 危 殆 殆 徒 耐 切 危
 加 未 時 也 疊 毛 徒 劫 切 細 危 殆 殆 徒 耐 切 危
 儲 直 魚 切 也 危 殆 殆 徒 耐 切 危

不九

十六

佛說須賴經

前涼月支國優婆塞支施崙譯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佛說須賴經

永十

前涼月支國優婆塞支施崙譯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舍衛祇樹給孤獨園
與大比丘眾俱千二百五十人菩薩五千人
爾時世尊遊近舍衛大城為國王大臣梵志
長者及諸細民供養世尊給所當得爾時城
中有極貧者名曰須賴信佛法眾奉持五戒
修行十善奉行慈心終不起心於一切眾生
行於悲心志不疲極行於喜心常樂正法行
於護心苦樂不動堅固無上正真道心以方
便善欲度人故居舍衛城示現極貧於是釋
提桓因以天眼淨徹視於人見舍衛城中極
貧須賴執堅固德善行純備心無恚怒執志
堅強無有瑕穢坐起經行不失威儀出入周
旋常懷等行飲食坐卧常懷等心左右睡寐

已皆除盡少欲知足易充易可損於利求利
衰毀譽心不傾動至心堅固離於貢高攝持
謙順心靖純淑質直善說言信不華奉八關
齋知節少食昔城所敬無有馱足諸造見者
與之說事莫不歡喜食節衣藪又致供者讓
而不受樹葉爲器茅草爲席衣食之餘輒以
轉施無所藏積清淨潔白離於死業於一切
生無所志願常以晝夜各三詣佛如來常開
閉瓊容其禮拜供養諮受法言若其須賴欲
詣佛時若干百人常從與俱若其須賴所遊
居處若行若住若坐若卧其地界分無有空
閑人衆圍繞於是釋提桓因即心念言如是
族姓子淨戒淳淑善行威儀恐子將奪我處
當下試知審求何道於是釋化作數人住須
賴前罵詈須賴言不順理又以瓦石刀杖加

之於是須賴以其忍力專行慈心不瞋不恚
於是釋提桓因復化作人住須賴前謂須賴
言唯然須賴如是人等罵詈無限言不順理
又以瓦石刀杖加汝若人見聽爲汝殺之須
賴答言莫說是語所以者何不善譏仁者殺
生之報正使彼等刀割我身破如跂趄樹我
尚不發惡意加於彼等所以者何一切諸法
報應有二種善者生善道種惡者墮惡道以
是故我不敢恨彼況欲斷彼命於是須賴說
是偈言
其種於苦者 必生獲苦果 其有種甜者
必生得甜果 如此報應者 是智爲現事
惡者報應苦 善者報應樂 是故不當三
爲惡身口心 是故有智者 不當以勸人
當常行三善 於是身心口 常以此勸彼

若人樂善者

於是釋所化人不能動須賴於是捨去於是
釋提桓因於須賴前化作七寶金寶現須賴
前復化作衆人住須賴前謂須賴言取是金
寶可用布施亦可作福可以作服飾卧具亦
可好衣亦可美食云何守是貧行須賴報言
前之惡行諸仁者我之此報令我如今貧鄙
然不能守是貧當犯不與取也惟須賴宜可
樂活盡壽何爲乃遠慮後世之報以爲言說
須賴報言諸仁者是爲愚法夫見法者慮是
重報能慮重報者是則爲明達不明之士慳
貪他有犯不與取能離慳貪則爲明智夫不
智者貪得多積以護身命無所護慮則爲明
達於無常有常想於苦有樂想無我有我想
不淨有淨想如是者犯不與取觀無常計苦

計空計不淨者是則爲明智計吾我倚居家
如是者犯不與取不計我不犯他如是輩則
明智無充飽不知足如是輩犯不與取充飽
知足是則明智不淨戒者犯不與取其淨戒
者是則明智不見報應愚癡之士犯不與取
見報應者是則明智夫饕餮者犯不與取不
饕餮者則爲明智圖他所有貢高躁擾犯不
與取讓一切有則爲明智當於時則說偈言
伏藏至千億 彼不開捨心 如是世之貧
是則非明智 家無一食儲 而有捨施心
如是爲大富 明智者所歎 聖賢普顯現
而能不爲惡 愚歎加嚴飾 爲惡則不顯
願爲智所罵 不爲愚所歎 愚者歎於惡
明者歎於善
天所化諸士不能令須賴犯不與取於是釋

化已爲長者形持名上寶價直百千住須賴
前謂須賴言我於王波斯匿前有所諍訟引
仁爲一證以寶相與願仁爲我證須賴謂言
仁者莫作是說我不能以不知故而妄言何
以故妄言者仁者爲自欺身亦欺他人欺諸
聖賢妄言者仁者令人身臭心口無信令其
心惱夫妄言仁者令其口臭令身失色天神
所棄夫妄言仁者亡失一切諸善本於已愚
冥迷失善路夫妄言仁者一切惡本斷絕善
行閑居之本於是時說此偈言

夫口臭穢者 本十 妄言者語時 忘失清白法
意志多忘誤 爲護已諸神 聖賢所欺誤
彼士常羸疲 夫喜妄言者 諸惡之根本
斷善本於彼 必當趣惡道 夫妄言仁者
若以滿天下 金真珠相與 夫守持法者

不爲之發言

釋提桓因不能使須賴言妄便捨去於是釋
提桓因謂阿須倫女首耶日行玉女識乾執
樂第一夫人法汝等詣國貧須賴動其閑居
試知爲審離欲爲故服欲不耶於是首耶阿
須倫女日行玉女識乾執樂第一夫人於冥
夜靜時於須賴所止地之分界行詣於彼說
溫溫甜辭與須賴言起仁者我等故來相事
且觀須賴我等形容之嚴好塗梅檀香瓔珞
被服鮮明適在盛時視此須賴以汝之福故
得我等執事須賴視已便作是說汝等盡是
地獄餓鬼畜生行事非天人之執事又觀汝
等身如幻化之自然觀汝等之形聚沫泡之
相梅檀香之塗我觀其如是審諦法聚會不
淨血所澆衆服嚴淨見如是幻化所作心之

本十

五

躁疾合會愚所觀無常散滅法以已福觀汝等行趣地獄類所以失志不護已志故何不
明不淨者是則貪於欲附臭處者是則貪於欲附穢惡者是則附於欲純荷諸苦者是則貪於欲貪於欲謂貪欲樂者是則附於欲欲入地獄
者是則附於欲欲入畜生者彼則附於欲欲入餓鬼者是則附於欲欲親惡人者是則附於欲欲成就貪者是則附於欲聞諍怨訟會
者是則附於欲欲被繫閉者是則附於欲顛倒之所生增益愛結者是則附於欲狂悖迷惑者是則附於欲醉亂闇冥者是則附於欲
不善之所近善之所捨離一切諸不善之所纏縛者是則附於欲迷失徑路者是則附於欲修行不善者是則附於欲羸劣奪人力者
是則附於欲欲雲之所覆者是則附於欲欲

近鬼魅者是則附於欲欲近反足鬼者是則附於欲欲近牛馬狗猪駝象殺羊豺者是則附於欲欲近非人者是則附於欲欲離戒聞施者是則附於欲放捨閑居者是則附於欲專惑專冥專益勞塵專損滅於無上道者是則附於欲當於是時便說偈言

臭穢不淨者 欲腐亦如是 專苦不附樂
獄鬼畜生處 與不肖者會 欲醜亦如是
處非法之處 諍訟興然惡 繫縛之縛者
顛倒之所生 愛欲所增益 從是所生者
是則附於欲 迷惑之所惑 和協與同塵
是則附於欲 燒然之暑熱 合會成衆惡
毀滅於衆善 諸惡之根源 如雲之所蓋
附欲亦如是 鬼魅之同處 反足亦如是
形色之所惑 視欲亦如是 牛羊狗犬猪

駝象殺羊豕 附欲之所親 離於一切法
或聞施閑靖 零落附於欲 專惑增勞塵
損減無上道 是則附於欲 欲脫者離色
如汝滿天下 妙容勝汝等 不能汙吾意
諸功德備悉

首耶阿須倫女日行玉女識乾之夫人不能
動須賴皆捨而去詣釋提桓因詣彼已勿疑
也天帝彼已見諦無復女色假已離於欲普
於世無著於是釋提桓因益增驚恐衣毛爲
豎無疑也族姓子必從於我生於是釋提桓
因自往詣須賴已住須賴前又手說偈言
發何願仁者 汝行如是法 閑居清白戒
日月釋梵帝
於是須賴說偈答言
日月釋梵帝 三界之上業 此皆無常存

如幻之示現 云何明智者 當著三界耶
所可無生長 亦無老病死 亦無有憎愛
所處平如秤 願普安一切 成佛覺未覺
於是釋提桓因即歡喜踊躍善心生焉即說
偈讚

勸仁普慈心 永十 如是言說之 七 善哉當成就
如是無上願 速降伏眾魔 雨於甘露法
爲行眾善故 必成世普愍
於是國貧須賴被於異時行於舍衛大城之
中便於城中得先時人瑞應天金之珠價直
普世寶於是國貧須賴手持珠已便舉聲言
今於舍衛諸仁者於是城若有極貧者當以
是直普世之寶而惠與之彼時有舊長者居
家貧者皆走馳詣我等極貧以寶見惠又復
餘人數百之眾亦從乞寶我等極貧須賴答

汝等不貧所以者何於是舍衛大城之中有一極貧者當以是金珠寶而惠與之諸人答言於是城中有誰極貧答言王波斯匿是極貧者當以是寶而惠與之諸人答言止止須賴莫說是語所以者何王波斯匿者豐富大財其業周普倉藏盈積於是國貧須賴於大眾前便說偈言

財業雖豐廣 而衣知充飽 大海尚可滿 是貧終不足 若增益貪欲 展轉於諛諂 現世及後世 如是貧無智

於是國貧須賴持是金珠已與諸大眾圍繞周帀詣王波斯匿當於爾時王波斯匿以財寶故收上族姓子五百長者爲之設罪欲薄其財義於是國貧須賴持是金珠詣王波斯匿詣已便謂王言我行舍衛大城之中得往

古人瑞應金珠價直普世大王我便生意欲以是寶與極貧者以是故大王如我所憶念是城中唯王極貧善哉大王唯受是寶於是王波斯匿便有慚顏謂國貧須賴言我貧於汝耶於是國貧須賴於大眾前爲王波斯匿說偈言

本十

夫以貪縛者 增業而不飽 爲王造損耗 熱已亦熱彼 不顧於後世 無德不計死 如是不貪耶 以法故明者 善立成大慈 不成長塵勞 知足無所欲 彼貪不後生 若見於衆生 即生大悲心 以是無怨嫌 如是富大財 善處閑居士 貪富貴之士 如不獲於法 於下貧衆生 一切從衆邪 好於女色樂 不顧當來世 王如是貧者 已屬於女人 其信清不濁 戒禁淨無瑕

性和懷慚愧 捨決常安住 聞法從聖賢
往往慧入心 後世捨惡趣 如是不貪士
以法自校飾 手終不捨施 身壽業不要
不從道趣要 壽或於世行 或猶如醉象
如是之貧士 無有志性故 若有信佛寶
法寶敬聖衆 身命業不要 不要易取要
不恚亦不愚 立志樂不惑 如是士不貧
明智者所敬 必性無飽足 焚燒不捨步
衆流無充足 晝夜流入海 日月無充飽
周行於四域 王貧無終飽 積財不飽終
大王火性者 不求燒草木 此是其常數
亦如是大王 於三無所燒 王富貴無常
其喻如草露 誰當願求王 聞如是說者
於是王波斯匿謂國貧須賴言我貧於卿誰
當證是大王不聞耶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一

切智一切見所知審誠信立所證審於一切
諸世人阿須倫遊於是舍衛大城須賴我亦
曾聞見是者大王如來爲我證王貧甚於我
以是故須賴當往問如來如彼所決便當奉
持於是國貧須賴說偈言

我師行不遠 我今於是念 彼知乘空來
於彼無不知 今世及後世 心心俱知已
大儒當至此 彼亦無貢高 愍一切衆生
雖遠必當來 衆生至心故 我惟願大王
必信意莫度 當立至誠誓 世尊必當來
華鬘及衆香 幢幡及妓樂 大儒如是來
須賴叉手右膝著地說偈言
若佛審諦知 我定至心者 以是至誠故
普知立我前
說是言已於是地動如來忽然化從地出五

百弟子菩薩千二百釋梵護世者諸天數百萬見佛現神歎未曾有王及大臣一切眷屬皆跪禮勝足數千衆生供養世尊皆發道意於是國貧須賴叉手白世尊言我行是舍衛大城中得往古人瑞應金珠價直普世以是故世尊於是城中若有貧者當以與之世尊我謂是舍衛城中王波斯匿即是極貧何以故侵剋他不知厭足貪於財寶不諦於誠實燒惱下貧減損富有者專於王勢愛著色欲以是金珠與之王不肯受問我以誰證我貧仁富惟願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以一切智一切慧所知審爲信審爲稱審引爲一證善哉世尊等心於一切去離貢高無所偏黨願證是義於是世尊告王波斯匿審實大王如須賴言審爾時世尊審爾安住於是世尊欲

決須賴疑告王波斯匿言有緣大王富於須賴復有緣理須賴富於大王彼何等爲緣所謂王業尊貴之利營從金銀珠玉水精瑠璃眞珠珊瑚象馬車乘倉藏儲珍以是因緣大王富於須賴若復大王施與戒聞捨無惑著閑居之德慈悲喜護禪定解脫三昧正受信佛法衆堅固之志直信慚愧有行以是因緣大王須賴富於王假令大王所部人民財寶富有皆如大王以比此族姓須賴行七步中間戒聞施智百倍不及千倍不及巨億萬倍不得爲比於是王波斯匿攝除貢高白世尊言甚得善利安住而我界內有是大士世尊言如是大王如是大王王之界內有是大士又復大王又復多有餘大士在王國界如須賴者王波斯匿於須賴前說偈言

仁是我之師 佛亦我之師 緣仁除貢高
今以國相上 願與營從俱 爲仁之弟子
爲貢高所欺 使於斯長夜 爲王位所惑
不行於道法 今聞須賴言 蒙仁當行法
令是五百人 吾以貪故繫 今悉放捨之
願屬仁侍使

此五百人聞得解脫已欲報須賴恩滅意不
顧業無所復顧戀以誓自誓立一切智心於
是王波斯匿謂須賴言我貧仁不貧須賴仁
所言是爲快善其稱須賴貧謫以犯王法是
須賴者但當名須賴不得復稱貧於是族姓
子須賴即從座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叉手
白佛言是諸大衆普會欲見如來善哉世尊
爲是大衆如是說法令是大衆不忘見佛佛
告須賴言族姓子有四法具足受持若族姓

子族姓女見如來者審見善見何謂四法至
心愛心悅心敬心是爲四復有四何謂四是
須賴族姓子族姓女見如來色像成就便發
無上正真道意至心發意不違如來意愛念
衆生欲求度脫故欲使奉法故欲使三寶不
斷故以是四法故須賴族姓子族姓女具足
見如來成其審見善見復有四法族姓子族
姓女見於如來成其審見善見何謂四色痛
想行識行無所視見觀四大等空諸情如空
聚我想覺知以是四事族姓子族姓女成其
審見善見復有四法族姓子族姓女見佛甚
潔淨淨於我離我故淨於衆生離於衆生故
淨於壽離壽故淨於命離命故淨以是四法
具足族姓子族姓女見如來甚潔淨復有四
何謂四天眼無所作爲慧眼無所著行佛眼

永十

十二

如審覺悟法眼如知所現是爲四法復有四法族姓子族姓女見如來甚潔淨何謂四淨於戒品無所連著淨於定品以諸法定故淨於慧品以度世智等故淨於解慧度智見品善解脫解脫無所度故以是四法具足故見如來甚潔淨當其說是四事次第法化時七百弟子發意以弟子乘而得解脫具滿千衆生發無上正真道意於是世尊爲王波斯匿及諸大衆說是法教訓皆令歡喜踊躍便從座起與菩薩及諸大弟子以神足力乘於虛空猶如鴈王還到祇樹給孤獨園於是王波斯匿謂族姓子須賴言若如仁者詣如來時願見告勅已欲侍從可爾時至亦願大王後宮嫔女及諸大臣大衆圍繞俱往見佛於是舍衛大城之中立其制限不詣佛者使有過

謫所以者何又復大王菩薩立行不獨爲已故菩薩立行欲安一切衆生故又復大王菩薩不以一人二人故而發道意大聚大衆以爲將從於是顯好又問何謂菩薩之將從一切則是菩薩將從欲濟度脫之故發道者意是菩薩之將從不觸小乘而轉進故心堅固者十是菩薩之將從欲攝伏一切諛諂衆生之故無懷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欲差異之行轉進之故無猶豫之心是菩薩之將從不停等轉故布施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懷嫉衆生故持戒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惡戒衆生故忍辱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躁擾衆生之故精進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懈廢衆生故禪定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待亂意衆生之故智慧之心是菩薩之將從攝持一切惡

智衆生之故慈心是菩薩之將從心存不捨
衆生故悲心是菩薩之將從入於生死不患
厭故喜心是菩薩之將從以法樂樂於衆生
故護心是菩薩之將從憎愛俱滅等行之故
四恩者大王是菩薩之將從諸法無家而等
行故種種善本報應是菩薩之將從相好智
慧充滿具足故誓願潔淨是菩薩之將從淨
佛國土故三脫是菩薩之將從止宿甘露門
之等行故誠信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是菩
薩之將從無違逆辭之等行故柔輒甘辭是
菩薩之將從應辯報答等行之故無所撓亂
是菩薩之將從於一切衆生無醜貌故多聞
具足捨以轉受是菩薩之將從志念無忘等
之故尊敬師長是菩薩之將從未聞之法令
人聞知受持正法等行之故捨家之心是菩

薩之將從如所作無有損減等行之故閑居
之心是菩薩之將從白黑之法堅守護之故
威儀之心是菩薩之將從不望於他有所受
故淨德無染是菩薩之將從以甘善本等行
之故潔淨之心是菩薩之將從無信衆生以
立其信等行之故無放恣心是菩薩之將從
一切佛道品法具足充滿等行之故於是王
波斯匿聞是說已歡喜踊躍善心生焉以好
名衣上服若干色綵其價百千奉上須賴供
養法故以法故受彼不肯受而說是言止止
大王是王所服所以者何我自有弊服補納
之衣有時大王我之此弊衣掛樹一日或至
七夜無有取者亦無貪者我起遊行無顧惜
意以是故大王凡衣服者但以蓋形使已無
羞意又令彼不貪王波斯匿謂族姓子須賴

言如汝須賴不受是衣者願以足履令我長夜得福安隱於是族姓子須賴便以足蹈是名服百千價衣慈愍於王波斯匿故於是王波斯匿謂族姓子須賴言是之名服仁以足蹈何置之對曰大王是之名服舍衛城中有諸貧窮孤獨可以與之於是王波斯匿勅其左右卿等持衣往於是舍衛城中有諸貧窮孤獨羸老便以與之唯然大王國中若干衆人及諸貧窮者聞王波斯匿以百千價衣若干種色與須賴已而以惠施城內城外普來集聚於舍衛城百千億衆生皆適得是百千價服已皆服著之適服著已善心生焉我當以何等報是須賴而爲供養承佛威神又須賴所建立便於空中而現聲言不以香華及塗香不以甘餽饌而可以報須賴無過發道

意須賴不以衣食故亦不利供養歎譽名德故但以度衆生及發道意故順從彼教者當行道之智於是族姓子須賴便從座起與王波斯匿俱後宮嫪女臣吏人衆大衆圍遶前後出舍衛城行詣祇樹給孤獨園舍衛大城之中人衆十億國中貧人聞族姓子須賴往見如來念須賴恩悉皆從行以佛威神釋提桓因從舍衛城至給孤獨園於其中間化作場地廣普雜綵妙好如忉利天晝度之宮若干校飾又化若干種寶樹於樹下化作師子座高妙堅固高千肘以若干百千天繒敷其上文編雜綵阿須倫女首耶之后萬玉女俱而侍衛皆持天華天香鼓樂絃歌供養如來師子之座已爲供養於是世尊知衆人已會與諸菩薩及大弟子出於祇樹行詣於嚴淨

師子座詣已於師子座結跏趺坐。來適坐於師子之座。於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現十八瑞動而復動而復大動。於是釋提桓因子瞿或在會中坐於是瞿或天子化作六萬座。天子所化已請諸菩薩使各詣座便說偈言。

唯座諸淨坐於是座。以是善本疾得佛座。諸菩薩愍瞿或天子故便坐其座。於是般若識乾執樂王子謂日行玉女言。汝往與是五百天樂俱同音歌歎佛德俱供養世尊。師子之座須賴未來之頃。所以者何。族姓子須賴功德巍巍侍從衆多。當見如來者則不容汝等。於是日行玉女般若識乾執樂王子之后作五百樂往詣如來已。皆稽首佛足手執樂器皆同一音歎世尊德而歌頌曰。

世尊往古百劫修閑居行世尊普調衆生使樂布施世尊身口及心樂持淨戒願禮體如須彌山。世尊忍慈堅固不勞世尊精進堅力如樹。世尊禪慧之光無所不作願禮三界無垢世尊已脫貪婬瞋恚愚癡之垢。世尊所作

已辦願禮三界所應供養此諸垢汙魔女五百如來見已以無垢目心得安隱成就佛念捨離於欲不復觸近於欲樂問於如來除心之垢莫使有勞垢意者歡悅衆生意願禮彼足訓三十二相勝瓔珞百福功德滿善音於衆生所往淨願禮無比神難及神天金輦足行步師子之雲與所往行化因釋胎生今所歎德百福滿願使衆生心普悅無疲倦所歎勝多德願令疾得歎是者於是族姓子須賴與王波斯匿及王後宮與諸大衆眷屬圍遶

諸天百千之所歌歎行詣世尊已稽首世尊
足於一面住王波斯匿稽首如來足各繞三
匝於一面住於是王波斯匿以其仁座而讓
須賴而說此言惟族姓子垂恩務矜坐此仁
座須賴便坐於彼仁座於是衆中有諸天子
未見須賴者見是貧人有何功德爲王見敬
乃如是耶於是釋提桓因知諸天子意謂諸
天子言莫起慢意於是仁者而今諸仁功德
損減長夜不安所以者何我其審諦是族姓
子大功德善法充滿又諸天子且待須臾觀
其功德善法具足於是族姓子須賴欲悅諸
天子意便白佛言唯然世尊現說菩薩大士
濟度衆生之嚴好智之嚴好示現嚴好具足
充滿疾成無上正真之道是時世尊以如是
像放身光明照須賴身適觸身已族姓子須

賴蒙佛光明是時須賴身逾釋提桓因數千
萬倍須賴之身姝好如是於是諸天子見須
賴身姝好如是甚大歡喜便禮須賴而以天
華敬散其上於是世尊告族姓子須賴言菩
薩處貴而現卑賤欲度人故是則名曰智之
嚴淨而以威儀悅可衆生可衆生已便現其
行久現神通是智嚴淨又族姓子菩薩大士
意得自在示現極貧爲諸梵志諸人所敬是
爲嚴淨又族姓子若其菩薩示現下貧感勵
外學除其貪意現處大業又現捨家欲以導
示厭家衆生故是爲嚴淨是爲須賴是爲菩
薩淨於衆生智慧嚴淨精進嚴淨之具足也
疾成無上正真之道於是阿難白世尊言是
族姓子發行已來久遠云何而爲如來所光
飾乃如是乎於是世尊告阿難言是族姓子

阿難往世具足多供養諸佛數億百千行諸
度無極所行之行而以神通用爲娛樂已得
三忍以得應辯以方便善度衆生故示現極
貧於是阿難白世尊言族姓子須賴示現貧
行以度衆生其數幾如世尊告曰阿難欲天
七千色天萬二千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度世
人無數發道意者及生善處又問久如當成
無上正真之道得道之時名號云何其佛世
界嚴淨何類於是世尊欲歎族姓子須賴國
土嚴淨便說偈言

阿難聽我稱 諸世之將導 以成衆生故
高廣弘普稱 發於大乘行 其劫無限數
從始初發意 行善行以來 奉事於諸佛
及其所供養 爲諸法之長 常擁護之故
智所住往行 於諸度無極 神通自娛樂

長夜行四等	善學方便善	其見生死穢
明審於佛法	善學相純淑	如衆生之本
隨本度脫之	以意智所行	住於甚清淨
已得應機辯	住於諸總持	已度於魔鉤
諸佛之威儀	堅住而不動	無所汙染著
度世之八法	利衰現總持	無所於諸法
不遠亦不近	喻如虛空性	其心無所著
無有疲厭意	常行大悲心	堅固住於忍
以被慈德鎧	如於已之慈	於衆生亦然
終不懷嫌恨	犯者不校問	如其所應受
迎待而不避	口言行無違	諸法普學法
如其解脫相	二法俱解脫	三忍具足得
於行無所起	諸佛之所行	威儀善建立
於諸土行行	多饒益衆生	彼方則不定
而無有如來	須賴所行處	如供養世尊

敬亦當如是	諸天及世人	我滅度之後
後世法盡時	須賴於行彼	東方之世界
其土名妙樂	如來名無怒	當從彼來還
餘三阿僧祇	於其數不滅	於是已之後
續當勤行道	當嚴淨國土	欲度衆生故
彼於是却後	當成其勝道	號光世音王
土如阿閼佛	如來之世界	世界名善化
衆德悉備具	安住壽萬歲	處於世教化
僧數踰無限	少發小乘者	求大乘無限
普知神通力	凡夫愚闇垢	善化普清淨
彼當普令稱	一法化教誨	彼無魔牽連
普等清淨智	導世滅度後	正法住於世
八萬四千歲	法慧不隱藏	須賴所化衆
承奉道高行	一切當主彼	除置漏盡者
當爲族姓子	須賴解說決時	一切衆會各各

以衣覆須賴上勸助之聲三千大千世界莫不普知以其勸助之聲無量無數諸天龍鬼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人及非人應聲皆至聚會而坐供養族姓子須賴世尊亦爲是等以是法化因緣種種說法皆令諦解於三乘行於是王波斯匿住世尊前又手白世尊我狂醉王位狂醉財業狂醉榮貴狂醉庫藏金銀倉穀慳貪無厭逼迫衆生以爲國財如我世尊世世以如是像處位施行之法化皆從族姓子須賴聞已我爲極貧須賴所決今於世尊前捨置於國以流離太子立爲王子當奉戒當許身爲世尊及諸衆僧守園給使所有財寶當爲三分一分於佛前奉上衆僧二分與諸貧窮孤獨三分以爲王事之儲誰復世尊聞如是像法處位教化

當有意著於財業者也爲愚癡惡友所攝持者乃有著意我以是所作善本惠施衆生願發無上正真道意於是會中五百長者五百居士五百梵志五百臣吏聞王波斯匿作如是像師子之吼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捨家財業欲於世尊之化捨家八道置中三百人其餘皆現爲比丘僧已除鬚髮服著袈裟於是族姓子須賴即從座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向世尊叉手白佛言願從世尊及十方現在諸佛受捨於家於是族姓子須賴稽首十方諸佛世尊而發願言諸佛世尊聽許入道於是諸佛各伸右掌摩須賴頭適觸其頭鬚髮皆墮法衣著身威儀安詳於是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放大光明普照十方雨於天華是諸佛臂皆不相障世尊釋迦文伸金色臂

摩須賴頭彼諸發道意者見是現化是輩皆當爲諸佛之所受決當說是法時五百比丘發弟子乘皆得無著滿千菩薩皆得不起法忍爾時世尊告長老阿難言受是法化奉持誦說周滿敷演廣大衆生所以者何是五濁世衆生濁勞垢濁壽命濁邪見濁時劫濁佛興世非是其時欲度此等故使須賴示現極貧所以者何我不以如此忍界之儀而示現一人不度也以是故阿難當現是法布示衆生此衆生等當信是法當從解脫當如是等爲如來所化佛告諸弟子善念奉持族姓子須賴及王波斯匿釋提桓因長老阿難諸天龍鬼及阿須倫及世間人聞佛所說莫不歡喜稽首而去

佛說須賴經

